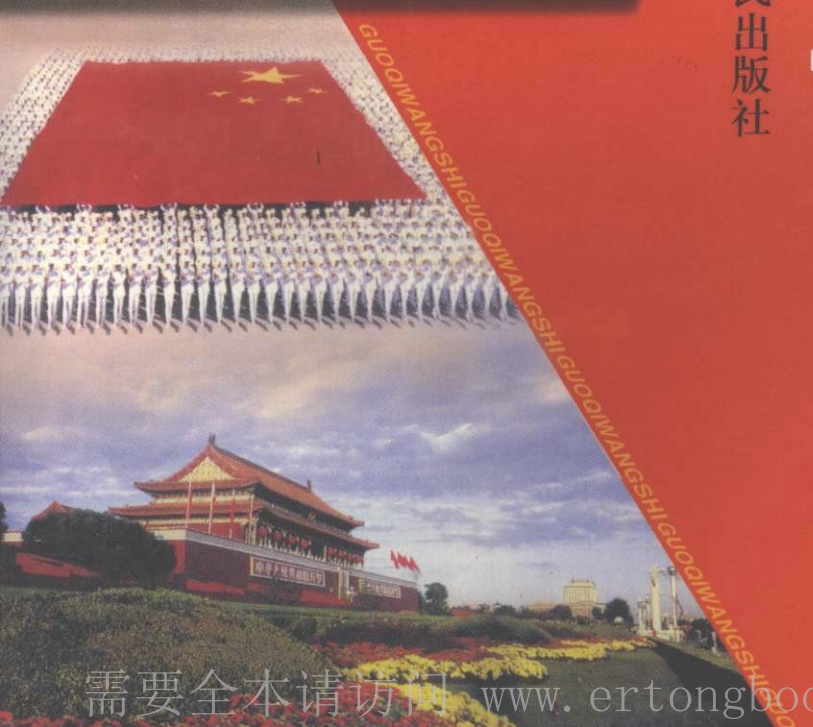


国旗往事

浙江人民出版社



GUOQIWANGSHIGUOQIWANGSHIGUOQIWANGSHIGUOQIWANGSHI

白芷 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旗往事

白芷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国旗设计者—曾联松先生

引　言

朋友，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那么，无论你我走到哪里，无论我们是否相识，无论我们曾经有过怎样的过去，只要一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我们面前飘扬，我相信，你和我的热血就会同时沸腾，你和我的心就会在红旗下紧紧地融合在一起。

不需要更多的语言，不需要太具体的表示，因为五星红旗是我们共同的旗帜，它已经代表了我们想说的一切！

五星红旗是祖国的象征！

五星红旗是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浓缩！

五星红旗是象征着胜利的旗！

当解放军的炮火轰开渣滓洞的牢门时，仅透得过微弱亮光的窗台上唯一留下来的遗物是几根烧焦的红布丝，那是江姐和她的难友们在走向刑场前用红被单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绣成的五星红旗。虽然早已是人去牢空，但红布丝的亮色却已经永远地刻在了所有人的记忆里！

亚特兰大奥运会赛场，当夺魁后的王军霞披着五星红旗绕场一周时，瞬间，掌声、泪水、鲜花相和，一种民族自豪感同时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胸中升腾。因为五星红旗是我们心中的旗！

但此时此刻，你可曾知道，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正静静

地躺在病床上，一动也不动地凝视着他曾经呕心沥血设计的旗，泪流满面。五次中风，他已经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年了。不能说话、不能动弹，82岁的他已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每当他看到五星红旗，他的眼中就会立刻闪出含泪的亮色，许久发不出声音的嘴中会传出短促的欢叫，仿佛生的气息又一次向他迎面扑来！

那天我去看他，护士正在给他打针，据说那针打起来很疼，而且一上午就打了七针。从他脸部的表情能看得出，他强忍着。同病房的人告诉我：他很想活下去，一直活到共和国50周年大庆的那一天，他想再看一眼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想再听一次共和国礼炮的轰鸣。

“他真的很坚强！”他们这样说。

我紧紧地握着他无力的手，握了很久、很久！

当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近他时，我终于明白，他实在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普通得像大海里的一滴水。他叫曾联松，生于1917年12月17日，离休前是上海日用杂品公司的副总经理。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人，为了祖国，他付出了自己所有的爱，走过了并不普通的人生之路。

每一个人都渴望伟大，但伟大是什么？伟大就是当你在选定了自己的人生坐标后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会义无反顾地一步步走下去，一直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

望着曾联松身后留下的那串脚印，我真诚地为他祈祷：但愿他能再走下去，一直走到共和国50周岁生日的那一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引 言(1)

第一章 五星红旗的诞生(1)

○新中国需要国旗(1)
○“我能为新中国做些什么?”(4)
○阁楼里的创造(16)
○北平在期待(28)
○最后的拼搏(32)

第二章 中南海的选择(38)

○最初的分歧(38)
○毛泽东一锤定音(43)
○他在疑惑中等待(52)
○共和国升起的第一面国旗(56)
○迟到的喜悦(60)

第三章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67)

○游行去!游行去!(67)

○国破山河异(76)
○第一次宣誓(82)
○听周恩来作报告(90)
○白色恐怖(98)
○逃离重庆(106)

第四章　寻找组织(116)

○新四军在哪里?(116)
○走近艺术(126)
○在云和从事合作事业(132)
○“你读过毛泽东的诗词吗?”(137)

第五章　落叶归根(147)

○我要入党(147)
○阴影(153)
○第二次宣誓(160)

第六章　风展红旗如画(167)

○清贫(167)
○我必须去讲(172)
○两代人的握手(180)
○也算是交代(183)

第一章　五星红旗的诞生

有人问我：你怎么会想到投入五星红旗的设计中去的？我说：因为我爱中国！

建立新中国是我心头的夙愿，一看到她如旭日东升般展现在我眼前时，我能不为之兴奋吗？

——曾联松

○新中国需要国旗

1949年，一个值得永远载入史册的年份！

在这一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月31日，古都北平和平解放；

4月21日，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

4月23日，解放军直捣国民党的老巢南京，把红旗插上了总统府，从而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5月3日，江南名城杭州解放；

5月27日，解放军攻占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祖国的西南方，解放军正以破竹之势猛追穷寇！

新中国的成立已经水到渠成，与此同时，筹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中进行着。从5月份开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的名单就已经陆续下发。接到通知的各界人士从解放区和国民党占领的地区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开始向北平汇集。

此时，中南海里一片繁忙。

6月15日的下午，一路风尘的代表们带着兴奋和喜悦走进了勤政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在这里正式拉开了帷幕。

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134名代表分成了六组开始筹备建国事宜。

第一组，由李维汉任组长，章伯钧任副组长，负责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

第二组，由谭平山任组长，周新民任副组长，负责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条例；

第三组，由周恩来任组长，许德珩任副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

第四组，由董必武任组长，黄炎培任副组长，负责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

第五组，由郭沫若任组长，负责起草大会宣言；

第六组，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茅盾任副组长，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的方案。组员有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分工完毕，接下来的程序是：各司其职！

第六组成员立即坐下来讨论关于国旗的征集问题。

在任何一个国家，国旗的制定都是件大事。

代表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共和国，她的国旗设计需要人民的参与。

代表们一致认为，为了增强民众的参与意识，为了集思广益，应该向社会公开征稿，经过讨论，很快明确了对参选作品的要求：

1. 要有中国特征；

2. 要含中国的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等因素；

3. 要有政权特征，要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统一战线。

7月4日，《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刊登了这则征稿启事，各地报纸立刻纷纷予以转载。

令人遗憾的是，转载有时也会出错！

谁也不曾想到的是，某些报纸在转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不该有的偏差！上海的一家报纸不知怎么搞的，来了个画蛇添足，根据自己的理解在启事末尾加上了图案上必须有代表共产主义的镰刀和斧头这一条规定。

当年，我们还很少使用“误导”这个词，所以，出现了这种偏差后仅能解释为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后，不知出于怎样的一种心态，才有人在某报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以相当含蓄的口气承认了建国初期的这一次误导。

还好，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这一次误导没有造成真正意义上的损失，但其中的曲折也已经是够大的了。它使

五星红旗的图案在前几轮的筛选中都因为“太像苏联国旗”而遭淘汰；就是这一次误导，给曾联松在设计国旗时增加了不应有的思维障碍，使曾联松在茫然中整整疑惑和等待了一年的时间！

关于这次误导，很少有人知道，因为曾联松本人对此三缄其口，连他家里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所幸的是，《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光明日报》和众多的报纸此时正载着正确的《征求条例》向海内外飞去。

○“我能为新中国做些什么?”

1949年7月。解放不久的上海街头。

天热、地热、人更热。空气被太阳烤得滚烫滚烫，似乎只需一点火星就能让它燃烧。年年夏天都热，但这一年夏天的热，却使曾联松和夫人项培瑜直到今天都记忆犹新！

因为那年夏天，他非常忙，为国旗的设计；而她整天在抱怨自己的手臂，天天酸得抬不起来，是拎水拎的！刚从瑞安到上海，人生地疏，曾联松又没空帮她。

1947年，曾联松一个人先到上海，两年半以后才把大儿子和妻子接来。小儿子一直放在瑞安，到1954年全家才总算团圆。

解放的那年，也就是曾联松设计国旗的那年，曾联松32岁，项培瑜31岁。

这一年，在军代表领导下，上海的重建和恢复工作正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位于西区的华山路，梧桐树枝繁叶茂，这里有闻名的香山别墅和不少法国式的建筑，也有最老的砖瓦结构的平民住宅区。也许，正因为它的这个特色，这里的单位和团体才最多。在这条路的东段，有一家并不起眼的“现代经济通讯社”。7月中旬的一天，有人正在一边擦汗一边摘这家单位的牌子，摘牌子的是位戴眼镜、看上去很斯文的男青年。男青年虽然个子不高，但看上去动作很利落。

有人走过，站住看热闹，因为他们清楚地记得，两年前的夏天，在门口挂上这块牌子的也是这位年轻的小个子职员。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小个子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这家机构是做什么的，只知道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而且都是一些看上去很正派的先生们，他们奇怪的是这个才建了两年的单位怎么说撤就撤了。

小个子从来不跟任何人搭讪，当然也没人认识他。小个子青年就是曾联松。

“我跟上海有缘！”浙江人曾联松这样认为。

两年前，他在浙江瑞安县瑞安中学当老师，突然接到多年失去音讯的中央大学老同学勇龙桂的信，信中要他到上海来一趟时，他就明白大概要发生点什么事情了。他知道，勇龙桂后面肯定有地下党组织！

从1940年的冬天起，他就一直在等这一天。在接到信的当天，他就迫不及待地从瑞安动身一口气赶到了上海。

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人都能想象，1947年的上海，是处在怎样的一种白色恐怖中了。

“呜——

从瑞安开往上海的轮船上下来，曾联松刚跨下十六铺码头的台阶，一辆尖叫着的警车就从他的身边呼啸而过，卷起一路飞尘。行人纷纷躲避，敢怒而不敢言。

他的脑中迅速反馈出第一个信息：上海的白色恐怖比瑞安更厉害！

从那被铁丝网隔开的窗户里，闪过了几张被白布捂住嘴的脸。曾联松站住了，如果手中有一杆枪，他此时真想冲上去，把自己的同志解救出来。但他知道，他不能，他只是一个人，他必须先找到组织！

他快步向霞飞路上的咖啡馆跑去。

地下党接头让许多影片渲染得很刺激，但身临其境就知道有时像咖啡馆这样的地方倒成了漩涡的中心：风平浪静。

至少当时两个人的感觉就是如此。

咖啡馆里，靓男倩女们正在这漩涡中心醉生梦死地享受着生活，谁也没在意这两个神秘的先生。

透过咖啡馆的玻璃门，依稀看得见马路对面的国泰电影院门口，几个便衣特务在走来走去，特务们不时往咖啡馆的方向瞄上一眼。并不是他们发现了什么，而是一种职业习惯。

勇龙桂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警惕地打量四周。他在寻找说话的机会。几年不见，他们有许多事想告诉对方，但最后谁也没说，因为都明白，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

“这次叫你来，是因为上级准备在上海成立一个现代经济通讯社，需要一批可靠的同志。”

没办法作更多的交代，一见身边没人走过，勇龙桂就

直言相告了。

说完，勇龙桂就期待地看着曾联松，观察他的反应。虽然他并不知道分手后的几年中这位老同学究竟干了些什么，但他相信，曾联松依然是当年的曾联松，他不会变，他永远不会做对不起革命的事。所以，当人手不够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曾联松。

什么叫信任？

“曾联松这人不会做坏事的，我敢肯定！”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怀疑曾联松在瑞安时曾经“叛变”过，那时风行先立案，后找证据。只要有人肯指证，不管这人是谁，不管有没有具体事实，都没关系，问题是先要有人“肯”。立案后“造反派”想到了曾是曾联松同学的勇龙桂，在中央大学党组织被破坏后，勇龙桂曾跟曾联松在一起呆过一段时间。但勇龙桂当时同样因为“历史问题”正被关在牢里，带着手铐的勇龙桂依然是条好汉，“造反派”找到他了解曾联松的情况时，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自己这时已经被打倒了，前途未卜，但他还是说了自己想说的话，根本没想过就自己这处境这样说了会不会再雪上加霜，也没想过对他来讲这可是个“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要不怎么说人跟人不一样，乱世更能见忠奸！

根据组织原则，当年跟曾联松谈话时，他还是谨慎地用“上级”这个词来代替董必武了。当时，这项工作是由董必武直接领导的。他相信曾联松完全能听得懂。

“真的？”曾联松有点喜出望外，他没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

“现代经济通讯社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对外公开的身份是报道和研究经济状况，对内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地下党收集国统区的情报!”勇龙桂能交待的就是这些了。

听到这里,曾联松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他情不自禁地张大了嘴。他很想问勇龙桂：你是不是已经找到党组织了?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入党了?因为几年前他们分手时,勇龙桂还不是党员,只是一名党外的积极分子。凭直觉，他相信勇龙桂现在肯定已经入党了，如果是党员的话,勇龙桂能不能代自己向“上级”汇报一下,让自己也恢复党籍?他更想告诉勇龙桂,“上级”是不是知道,自己这几年找他们找得好苦!

但张了几次嘴，曾联松还是把想问的话咽了回去。他明白,这是组织纪律,就是他明知道勇龙桂是党员,他也不能问，曾经担任过中央大学党支部书记的曾联松懂得白区斗争的纪律性。

“明白了!”

“组织上希望你能来这里工作,你看怎么样?”

勇龙桂终于说出了曾联松的期待。

“好的,什么时候?”

曾联松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他有个习惯,一急,说话就带浓重的温州口音,又怕勇龙桂听不懂,所以把这句话一连重复了好几遍。

勇龙桂打量了一下周围，然后压低声音：“当然是越快越好了,不过……”他突然打住了话头,下意识地扫了一眼马路对面。

曾联松误解了，他以为勇龙桂是怕他丢不开家。在

瑞安，他毕竟有了一个需要他悉心照料的家，父母年迈，膝下只有他这么一个独子；妻子还很年轻，两个儿子还小，况且，在瑞安中学还有一群等他去上课的学生。但爱读诗书的他又岂能不知“男儿国是家，长剑走天下”的道理！

“你放心，我是党的人，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不要考虑其他的事，我会安排好的！”

勇龙桂没有开口，他把头转向了门口。

曾联松无意中顺着勇龙桂的眼光望去，只见两个荷枪实弹的宪兵正从门前走过，清脆的马靴声踩碎了夜的宁静。路上的行人下意识地低下了头加快了脚步。

他知道勇龙桂可能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他等着勇龙桂发问。

片刻，勇龙桂转过身来，果然问：“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最后通牒你看到了吗？”

曾联松点头。

“《新华日报》也给查封了！”

“听说了。”曾联松忽然明白了勇龙桂的意思：“正因为知道斗争的残酷性，所以一接到信我就来了！”

“好！”勇龙桂笑了，他觉得自己真的没看错人：“我们想让你坐机关，因为你当时是学联的负责人，中央大学有许多人都认识你，你最好少跟外界接触，以免引起麻烦。怎么样，你愿意来吗？”

“当然愿意！”话虽这么说，但曾联松的口气多少有点失望，他很想再像当年那样轰轰烈烈地干一场。他太想为党工作了，现在工作的机会来了，他可决不能再挑剔

了！

几天后，曾联松安顿好家里的事匆匆赶来了，当时他根本没想到，这一来，他就再也没能回瑞安，连父亲去世他都没能回去看看。

打那以后，凡进出现代经济通讯社的人总能看到一个小个子男青年整天伏案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他很少说话，也不引人注目。他来了，笑笑；然后他走了，依然是笑笑。

平时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一开始我就特别想知道。

当我找到所有跟曾联松接触过的人了解情况时，几乎众口一词地认定：他是一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人。但在我了解了他全部的历史后我不禁产生了疑问：像这样一个热情洋溢、多才多艺的人会是这种性格吗？一个组织学生运动、走在游行队伍里高喊口号的人可能内向吗？当时是工作需要，那么以后呢？

曾联松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列宁曾经说过的话："少说漂亮话，多做点实事！"

他这时很少说话绝对是因为工作需要。

曾联松在沉默的企盼中努力工作着，他知道新中国的诞生已经不再遥远。

1949年5月25日，解放大上海的炮声终于响了。为配合解放军的到来，地下党开始组织群众护厂，赶制迎接解放的红旗。

5月27日早晨，当一些上海市民推开房门时，他们都愣住了，家门口的马路上一字排开地睡满了解放军战士。为了执行毛主席"不入民宅"的指示，这些历尽炮火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